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手簡

與儲子椿

相別遽將七年初謂即在華要歲闌尚尔得非固為靜退  
取重於一時耶欽改欽改桂王淹回自亦難處定復何可以  
補外都城任久無適不宜外官豈易彷彿特俸雖厚亦不知  
其為是乃不易酬對者更希裕處期之必達而已哀悴旦暮  
人尔杳未有會晤之涯臨筆倍增依黯萬一得再相見實所  
翹改

又

仗蒙別紙該貫弥認冰玉但密迹玉色常聞天上語晚日豈

不彈冠特如老病不調何宣城田例不復完良可惜但無唱  
之者守令方時皆開爽通氣類似自棄之尔重祿固難常有  
產則能常頗思之熟否思永告歸甚促殊不逮意續別上記  
次

又

昨日獲奉厚眷幾至抵暮從容緒言一一皆可人意而置食  
精潔備盡懇款超然遠思頓還舊觀蓋到此未始有此况也  
其為感慰可勝道哉晚歸南寺已失玉趾似是無投足地故  
不及相待甚不遑祇極快悵方圖上記遽被翰墨并佳閑清  
詩詞度前人韻至押倒老鈍遂當絕筆珍佩何已適為南僧  
約素飯餘後或蒙迂步何幸如之然未敢必也

又

前日承見顧稍此阻潤遂獲周旋感激不能無所慰也偶腹  
疾作不果款留至念之示問尤佩懇懇洞庭春色詩畫在藍  
酒趙供奉處可記少孫就取此已無淨本而游郭諸篇亦不  
曾留次第趙君卷中皆有或得少屈佳思共成勝事不為小

補旦夕上謁

又

時序摧感加之雨又溽不解老病相仍殊不知所遣免忽披  
手字并貺和篇隱然振起尤愧前日之妄作也愧佩無已伏  
審日來起居佳勝倍慰瞻企來賜輒私宥之將時出吟諷以  
代良藥不免牽強筆墨別錄以致元發遂寄禹欵也路通首

當上謁次坐客艸略皇恐皇恐

又

昨日承教甚新警慰多矣早來起居何似溫熱意味尤不佳  
玉趾所投庶幾意論九觀能不憚遠否不尔當尋故步懶作  
字不果及元載元發明叔望就約也

又

昨日欲俟問下竟夜起不得遂阻展近乃知老境如是甚可  
歎也既審侍奉增慶辱于示并和篇咄咄見逼太甚東坡嘗  
謂如我輩不勞逼而歐陽文忠公之和詩本是襲人後而聖  
俞每度越十步外何耶于是何止十步蓋千萬里之遠矣因  
博得玉又獲珍藏之盛感刻感刻少頃或得就見宿愿未珍

修報極草略皇恐皇恐

又

日者具問至略亦謂事稍間可以巨細申叙中春後幼雅皆  
倒作寒壘無一日不用醫加之舟君不便無復佳况遂成躓  
蹙每以為念也故人來備聞履踐之勝慰仰可知浮沉間巷  
人不我貴久矣然改觀生敬侵尋以至於建旗壇上而一軍  
皆驚則擁篲負弩可指日而見欽向無已家事漸宜區處有  
歸熟處便是迷境不可不豫制也只赤尚阻而致糟粕之傳  
徒有媿於刀怛尔

又

伏蒙就示長戕為禮甚重滋畏綿薄之難堪也紬繹營緝當

於天聖已前景德而後永興先後者盛矣蓋八十餘年不復  
見此作矣頗歎俛俛追逐此特無異燭火之於正午之日但  
復熟成誦永為矜式歎歎不足道也就聞遷正學職雖於表  
發郭勵為可喜然薄者簡書之畏得無拘綴應對稍勞否不  
典弊後更十許日即去此續食西引不在淮上即於國門迎  
見千萬以時加愛前揖光大傾駭

又

涉春擾目前畢竟不知何事欲書不果欲一見館下復不  
果踴躍端可愧也而豈弟郭篤樂義而無求蓋未嘗一日不  
在念也漸暄日來體力何似雨不止終日頑坐求一技足地  
猶豫之久卒致迄邈似是老年境界如此且亦率率使然以

故相與搜寫傾盡尤不能已方且圖之未間倍希珍畚撥冗  
脩附殊不盡意

又

忝恩叙復方俟少間作書為附不謂專委在門連幅璀璨非  
止佩服重意其警拔於我亦多矣至於延譽過情滋畏非據  
來使不欲輒留正紛擾中附報不及想蒙加亮日漸長雨不  
作乘興門庭當使家老失聲於驟到亦一段佳事也如何

又

疏落中君子周旋常謂隔遠不能旦暮追逐以授講貫之樂  
習開易墮心雖不忘而力輒不契奈得已且已何至是惟可  
付之形迹之殊尔春暖或乘興一到館下亦未定屢尋此味

祇恐總到不免紛々遂中輟更俟紉繹豫求一可逃避處然  
後問道注意吾友更希為我熟計之

又

新正已附見賀意不覺又添一歲畢竟成得何事這下入那  
下出良可歎息惟少年節物爭新別有一種勝爭難以語此  
尔一笑一笑撰述比來必多不蒙開警何耶年來都不曾道  
得一句好言語源淺固易涸似是終不復律矣可勝悵然

又

塊坐已如木石雖往來太平不乏每到未嘗不歎息君子之  
不我俱也京師久任意况可樂處多聞見所博固不在言而  
脚頭所到便可卒歲其如一時勝流如仲強之好客聞復之

多聞思道之勇於為善津正雖未相識而真人不待見覆而  
知引詠高躅可勝欽仰

又

太夫人貴眷暨諸鳳雛常聞動靜甚安必時有書至左右子  
全到必相見生事日進其術業則不待形容也思道今次大  
禮必命官且得了當不晚定作閣職曾為之得一佳夢似兆  
茲事作詩尤工今更般挈知一向寧處故鄉未必可樂也仲  
強書來每歎歎高躅不已斯人不易得也頻相見否其學必  
富其家必愈非前比拆候書便作附上次第已作太平之行  
而此更甚迫適相妨尔非懈怠也子蒼未相識聞風甚久太  
初况味如何聞復在甚處居皆歛作書偶未暇向蒙寄示數

詩輒和得在思道書中可取發一笑年來無復好意所向多  
敗人美况者不知再居太平後將如何尔所得葬地在藏雲  
寺邊已用今冬舉事恨子椿不一見也終為太平人豈人力  
所能致哉其知交物極盛之際獨留帶以老豈非命耶惟公  
等次第而進與自得無異尚異事功表發時容一擊節稱頌  
尔

又

晚來起居佳勝久別遽尔瞻拂無異自天而下老倦衰病之  
餘所以警慰亦多矣逼行未暇從容請叩不能無邑伏辱  
手示感況無已信物並領單騎陸行乃能周旋如此但有悚  
愧冠梳之惠尤出厚意俟歸專達別圖上謝次藏雲地酒至

奉浼玉趾非細事也得一言乃定尔千萬以存歿為念不可  
以已成為間果可用就求一圖子分明將寄女兄蓋方時利  
害所同獨此兄尔林甥其次也總到家即具問忙甚不及展  
盡

又

別來兩附書采石一范尉想已呈徹之別幸見而曾未得少  
慰展叙可量春、方暑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似乍歸冗甚  
加之病倦不貸艱於應接以勞思佚翻愧驟遠為不易堪也  
一動又是一事身雖寄此而念常纏繞左右未能隨遇即安  
執筆汗下

又

三有書方謂並不見答茲必山水有可疑者忽披手示慰感  
無已漸墊伏審日來起居佳勝乍歸應接必甚冗已將閱月  
當就緒矣既不用入學自省一半事只是京師一頭項却須  
經意恐放不下則家食不能安也治生進取明是兩途且耕  
且戰特虛語尔想久在思慮老倦比來益窘灼之數百壯猶  
未見功次第發過或有驗漸謀遷居舟則已備多日矣思奉  
周旋以日為歲未聞尤幸寄聲

又

霜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一別五十日道路雖勞每想像友  
愛以慰逆旅到此已信宿而奔走所事力不逮意故交游間  
未果申致遽切叨翰墨村諭周悉欽諭至春可量續纒只今

遷靈柩上岸明日入山勢須事畢乃果贍叩方時非遠適所  
宜尤當自愛千萬不須見臨也固願從容展接於是似未可  
如所私吝也傾企傾企

又

太夫人尊体萬福荆釵輒附起居上都風物似非人間世不  
知板輿肯遠適否

又

稍還秋暑為况何似前日遽遭講鼓所逐定於字說無緣良  
可愧也兩日偵候出沐皆云且寓學中又云在宋家方養源  
時不敢干見蓋吾曹每聚首必歡呼傾倒不無汩亂美意要  
稍踈遠為佳方圖中叙蒙手示感服不已定將何地可以奉



如漢集 卷二十一  
周旋恐須過試也二楊已上莊收刈端坐極宇落

又

流落江湖遂與魚鳥相浮沉以老而不知歲月之遷轉平日  
交游恍如夢寐間得之亦不復相期於顯晦存亡之際况鳶  
鴻高舉秀時起邁如吾兄等輩者耶引詠疇昔雖不暫忘然  
聲問無從可致不圖記錄特先翰墨之寵申味雅眷略無一毫  
髮低昂歲莫何堪益信金石之不渝也感佩綉繹未易為據  
冬候若寒不審邇日台用起居何似杳未有瞻望之日執筆  
可量惟乞

與友人

正居運判屯田節下稍不獲瞻近村居隨所役不能無事候

問不講遂爾蹭蹬而高明之地亦或有嫌於僭易也麥雨不  
止氣候如臘中恭惟行臺豐豫慶侍萬福系望來音日覲再  
款促膝臨筆可量眷！

又

通判朝奉座下屬心盛義我方西而君子遽東若故相迴避  
者以鄙念不捨則今日從容恭奉喜慰可知驟尔異地系各  
尤不能已寒日益加不審履况復何似舟車之衝圓方小大  
理難脗合而乃稱頌贊仰如出一口末路何堪但擊節之不  
暇信乎高才博器有以得之也欽遲顯擢俯契瞻邇

又

別後累欲作書所寓隨分帝迫不能自裕到日已教日愈覺

如夢集 卷二十一  
窘蹙其如相得雖晚而相期之意甚厚不應在衆人之未也  
比已出閨風稍順即渡江荒僻無異逃空虛者然之喜定  
時何日見投但濶步可期門庭日益峻矣魚鳥所友遂終不  
得一見邪亦或有解名之幸已否興言至此倍深依悵更無  
調護順適以符念向

又

一面歡若平生加遽致勤以失於不豫計方在宿醒卒不獲  
少饗珍潔而厚意之隆則欽刻深矣方時坐間多可喜事媿  
無一語以叙勝遇庶幾他日周旋猶能披寫追錄相為掀髯  
一笑也

又

鄙延之別三十年矣一時人物顯晦存亡炳然如昨日事眷  
言英特自當超出時譽為朝廷立不世之功紹續元昆俯循  
樂箒之微實借風彩里舍摧頽姑日漫一日苟玩時景勢地  
相懸絕定應未死之日猶及瞻望已否

又

前日人回上記比所遣還審已呈晚霜重快晴而不甚寒田  
家所共樂也伏惟起居佳勝再煩委既勤厚累幅如接款倍  
感佩之深固不在言也老境賦分單弱得辛苦處便與健一  
到家居溫燠慶百事叢萃疾病隨之瞻望只尺未有參奉之  
涯可勝耿耿

又

累月不聞動靜意必在易泰陶新往來應接累年枯槁乍此  
暢茂良深慰喜日來為况漫何似田間易得日過一任路西  
幾兩月殊非老年所堪其如眼耳俱靜所樂處極多要知有  
事無事、多事少全在人尔倉廩既充莫不出為金陵山水  
之遊否便道庶幾瞻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七

手簡

與趙德麟

伏審藝學昭顯恩命殊特聳動宗藩超映士類素叨厚眷聞  
報不勝欣跂聖上雍睦族姓敦尚風教以粹美明博之儲適  
契甚盛之際定應建旄樹纛疏恩大國使河間東平不獨見  
稱于前世也尚冀老境未衰得從執筆者之後歌詠休明鋪  
寫備觀臨紙倍深馳仰

又

漂泊江山望中朝人物如在星斗間可見而不可親每自歎  
其淪落而未能遽忘疇昔之念也吳思道歸忽奉手教博論

勤懇如接款晤恭審朝謁之暇上體異眷讀書為文日有勝  
趣台候起居萬福感佩不忘滋劇慰浣於是老矣特與公結  
一報身之緣耳安知異時不復再有相值之幸更蘄深討不  
倦忠義自許周旋寵數百歲高顯佛會中庶幾一笑相屬

與彭丞

先人為門下客衰晚獲拜恩地荷先公委曲延挹別後屢欲  
再尋未執而僂僂一力殆不如日月之行而鄙意不能自達  
也於是遽聞巨劄適以營奉阡隴走山陽改舊即新用去年  
三分之二在道路與督後山間款整輟以赴所哭之位竟不  
暇及亦不謂遂畢大事矯首愧斲幾不知所控訴方圖收之  
桑榆不謂略其所可責而察其所不逮敦諭稠重伏讀汗下

稍間庶幾不失素期執筆倍深摧哽

又

自去年正月得卜一向往來金陵當塗以理其務凡日前可  
應者之外略不及毫髮此特綿弱無助所致而不當於門下  
今日之事輒緩咄々不敏知借面之無從爾曲蒙見素挽詞  
乃知并容尚可搜求胷中以見也然辜課終不能工姑不敢  
不如來命尔愧慙愧慙

與孫知縣希魯

到此如歸鄉里一番應接殆不少休兩辱寵臨尚未果再詣  
門下鄙心固不自安然亦幸有以見亮也向晚恭惟起居佳  
勝偶昨日飲酒過多醒思友持不行特荷遣誨尋失其謝慙

悚滋甚少頃上謁不勝拳

又

往來亦屢矣尚未得一詣館下於是方欲事間稍慰鄙念首  
辱遣問繼聞在顧感佩繾綣尤知盛意為難堪也日來履况  
復何似比以所事未就緒未敢入城更數日乃克申致贈登  
固非得已想蒙深亮

又

微服到此初不計許久然不敢輒通問日來伏惟起居佳勝  
不圖惠顧特先翰墨欽諭不忘感服何已無衣冠以見門下  
但深傾逝

又

雨溽伏惟起居佳勝比以函類乘間憤恚未伸密阻瞻承不  
忘傾逝適聞督獄九江戒行有日度還轅猶在一月後而北  
歸之期近在旦莫恐不獲少待仰奉緒餘可量依邑乍遠千  
萬加愛俟息肩別圖上問

又

為別易久贈登不果且書日來伏惟動履佳勝忽披手示仰  
佩不忘因循脩報後時汨沒目前事不覺荏苒想未訝也只  
尺未即占承倍希加愛

又

與君略同里閭於過從瀕四十年異鄉疏落得遂相見為喜  
亦既從容官守固無以累故人然常情所吝者可勝道哉非

如夢集 卷二十七 三  
意乘之幾成秦人視越人肥瘠而彼善於此有之矣方時亦足為高義也老日尚可激昂庶幾倦途猶能來自以見臨筆始奉一笑

又

久不通問伏惟動履清勝庄居只尺門仞既不入州中遂不得一瞻見傾向固無已也初計野外可以苟閑少日比益紛擾殊不知其况為時所棄固無憾而私營六倍費力豈艱生不容少貸而然耶可歎可歎尚冀投間或奉一面

又

霜冷伏惟動履清勝往來治下忽忽累月但日與田夫樵老相與低回益然不知身世之為累則仁者不擾之政何以上

之數款一見面贊其然竟尔未暇可量傾屬來問猥反欽佩至意事固有不得而已者無間巨細亦知恤隱有加乃尔僭冒無他莫始借威明以牽其來蓋私力已竭矣可愧可笑他行異時請叩

與成德餘

薄有人事之窘 奉起居伏惟侍奉曼福辱簡誨惠繪備仰精製感歎不已其如窮日力以盡巧思良未易當也什物且苗續令持納次餘俟旦夕占謝

又

相遠易久早時不得一具書固非懈怠特忽忽不少暇尔眷言俯求之義鄙懷其可忘耶於是再奉手筆所以相與之意

甚欵佩服至情可勝繾綣秋晚日來體况復何如相望只尺  
欲見杳未有期庶幾音驛之使時叩深密兩日風雨作寒予  
萬以時增衛瞻致瞻致

又

相別幾年系望館第才百餘里於是方欵交馳既竊自幸  
墮緒復振亦甚愧不速也來貺懃懃尤佩深厚伏審秋晚漸  
寒日來起居佳勝故都搖落之餘高低遠近種々皆飽足人  
意但恐厭飲習熟不復知難得為有負者何時追逐笑詠以  
極登覽之勝遡風可量春々

又

累欵作書踴躍不果勝義難忘常在傾屬所示書累幅諄厚

如奉周旋伏審涉冬以來体力佳健感佩愧仰可勝鄙陋一  
報緣中種々皆是虛假一毫髮低昂六鑿便不得休息且如  
德餘美才好義乃俯首人後綴々恐有所不速則彼所以窘  
我者定將何以寓之興言至此但有歎息而惟知為虛假乃  
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時忝承倍深耿々

又

至節不敢修敬勤祝過煩敦諭慙負何已前履新正盛義感  
格對時交慶亦別當展叙次哀晚於一報緣無幾雖得君子  
於末路要是白首所期者不能旦莫周盡可勝喟詠適有少  
冗作記不究所懷行圖後便次

又

如漢集 卷二十一 五  
比奉累書方知前日贈證為可憾至於羨詞妙翰資藉相予  
之意則恨相得之晚古人所以深歎而不已者益信其有味  
也日用有餘更當展轉細繹以極超詣他時將聽願望不及  
豈敢輒限於世習而已自此當不乏交馳介還遠潔不能盡  
千萬加愛

又

日者速款具謝作書極草略方圖繼之以訟不敏隨分目前  
益撥益窘遂爾淹晚專委遽及愧佩眷勤滋負贈證為可責  
也冬深苦寒体况當復何似屏居意味無異一日風霜駢路  
只得畫灰養火以寄餘息前所謂窘者亦瀕於強勉耳早晚  
一笑周旋未間時寓音驛似不乏於糟粕之得也如何如何

只赤窮臘倍希保衛

又

元  
兄章跋尾遇承錄示至荷至荷必多得其字蓋數百年無此  
作矣真可寶也鄙陋出於一時盛意所臨故輒狂妄尚何足  
紀錄悚息悚息

又

比蒙手示乃在區區所負之前欽認眷勤可勝傾邈方時故  
都盛麗想時有登覽追隨之適但以厭飲朝夕不以難得為  
有憾也貶所褊陋略無與意苟者但媿處邑而已頗見懷  
否

又



頃蒙詔恩首被翰墨為禮勤縟歎作報非精意不能少展已  
而將一過故都庶幾促膝可以布叙荏苒不契遂茲淹晚愧  
負常若有所失方且圖之透復委既有加不已讀之不覺汗  
下於是不腆之罪不知所文矣不審久要尚或見存已否兩  
不止日來侍奉起居何似瞻望舍館倍深約結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七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八

手簡

與無為楊彥濟貢元名湊

早遊門下荷侍講暨諸貴相厚流落異時不能少自激昂以  
投平昔眷言追訟邑々不知所控而墻仞具存近在只赤又  
復龍駒鳳雛寔相表發不謂至今總能申叙契照俯求尤愧  
先意之厚低回展轉殆將何言春抄尚寒間居進脩動履增  
勝人物如是豈勃宰可久者接武隆盛指日可期一介何堪  
亦覲餘光之旁振也連日衰病支持不前作記極艸率別圖  
上門次

又

累年家私多故今春以來疾病相尋中間至有殤女之戚老  
日憑陵殆不知其可遣免然時見子願得聞美况輒資以為  
慰於是遽枉翰墨諭稠重如接講席住太平十三四年墳  
墓在焉非不欲首丘以死而輒捨攘比已就宣城得數椽  
地距此無宿不晚將遷徙以之安但門庭浸遙定何日  
披奉向風耿々

又

密邇久不獲脩記且因循自忽而然

所邈但深約

結雨不止秋物漸登圖更為娛其得於名理蓋不貲矣履茲  
勝倍候惟動止萬福德門俊望不應淹恤如是之久時未我  
與得無懷寶迷邦之滯乎允而盛時日聳超軼實慳於傾

耳以待也

又

屏寄蓋常投楚然而喜况德門俊望

容恭承之緩邪

踴躍

其愧何以為

如聞貢籍占先

赴續食

田間但日聳高名少慰疇昔繼篋尔自是將不輒輟修  
馳庶幾桑榆或在可錄

又

一任太平十年與

故門庭常在企頌異時先公宮宇

終隔一水適遷金陵居未及相聞已絕明晦興言至是何以  
為贖豈虞仲氏過與特迂玉趾使得紬繹遺懿以信不朽拙  
漏倪俛方愧不速而來調諭稠重讀之栗然汗下何時一奉

周欵臨筆耿

又

日者玉趾少留獲承欵倍遽別不忘瞻改歲尚寒不審日  
來起居何似春試必在高名相遠聞之不時尚阻慶問其如  
久屈軒舉似於德門俊望為未滿茲其時矣得報即圖申叙

又

比承見諭俾得詮次先君子遺懿欵奉雅厚不敢以不敏辭  
然拙陋不足以形容 有愧於俯及也輒已錄出謹遣人上  
呈 見子傾及圓首座云欵趨清明納壙 不復自緩幸加  
亮

又

投分世眷差池不能旦莫相欵系懷疇昔每以之為有負也  
子顧適在此舍而姻婭所篤故時得咨叩為慰既踐前列想  
已具續食計只尺未有再奉諄悉之期臨筆耿

又

愚疎無遠識晚節又失周防自貽伊戚尚復何言常情之所  
共棄分當掃軌門下乃蒙博篤委問詳諦欵承至義愈不知  
其所控也一水圖叩舊館固不難勢輒未能倍深引詠漸有  
涼思仰冀善衛

又

投分德門蓋濱五十年之舊師承友接實均上輩而晚又獲  
見錄於賢伯仲間方且鐫刻深濯以會器與不謂有此汗辱

殆將見絕於契好矣而乃愛有所忘始卒不替永言深厚滋  
劇愧荷何日披承臨筆可量依邑

與常深道居士

累欵作書率為事奪馳情不步忘也辱問動欵如獲奉周旋  
歛焉鄙懷尤為相盡冬暖氣候令人不爽不審信後起居何  
似老倦觸緒支持只赤又接新陽則一歲固無幾矣占晤未  
期報筆罔然不自勝尚異不之交馳時有一促膝之慰也

又

尊夫人壽考康寧貴眷萬福令嗣力學進益且令一意讀書  
先正經子書史書未必可便打套姑置科舉而無心於進取  
自然本分學術見矣凡謂之流俗者為外物所制爾學者果

流俗所制哉只要人道好所向無不合即流俗也善者好之  
不善者惡之善者其今日所謂善乎學者審其是而已孔子  
亦徫較隨俗而不制於俗亦何能輟我本分為學耶更須擇  
所與遊師哉則正章子之命不待講而復知察令嗣有美質  
深道養不在外而低回閭里宜有報施其身不在則子孫其  
承之

終日塊坐旋尋事遣免每有所屬又輒懶惰不能算豈付予  
之薄不使豫計有待而常奴、於倉卒臨時之迫耶可嘆亦  
可笑也五書已如所命偶失子言之便皇悚、十紙偶忘  
之得來論極負愧悚即當收索鄙素塞白為獻也時人簡帖

亦未暇尋坐右終有德素教番先上納他旋有旋持呈次他  
時得歸當踐前約雖未必汗君牛馬亦可添助篋笥猥冗然  
其中未必無所得也親情施朝請結收此等物甚博亦有可  
喜者其子益朱君得好事必常往還曾就院否半月前朝請  
君過此出近得李西臺三四紙甚佳去古遠晉魏諸人筆墨  
已不復可得唐人班：可錄世既不以此為事故湮沒不傳  
不妨隨意所聊費舒卷作遮眼度日計何必一一精擇耶未  
即披承不覺切：仰投一促膝之款

又

貴聚萬福令兄安勝不及別書墨田餅皆自用者敬以為獻  
魯直近得永州丁注云四月末方離永六七月間可到南直

行亦甚緩兼荒遠所到處如見古人必少留遂相與作緣為  
况極不失所也蒙問及尤見風義有立敦篤誠意之盡也欽  
企欽企亦不煩多語人中間蒙相約乘興幾時可以踐言學  
制自縣并州不知須用入州學否審然遂有數月過從之幸  
於老人非細事也兒子到官已一月骨肉輩荷存問乍着錦  
衣上盛眼昏作字絕艱恕不周悉

又

不通書已閱月吉祥師見過意其歸可以附記而遽行遂相  
失鄙誠未達可勝缺遯專介被問敬審雨甚作寒侍奉起居  
佳勝老倦摸索意味欲自激昂差得後失信不自然竟尔沮  
晤可歎亦可為相知一笑也何時瞻奉千萬保愛介還略見

如漢集 卷二十八 五  
毫髮他行後記

又

相距甚邇既阻瞻承亦不異數千萬里之遠也惟是雅曠有加嘗得警慰為甚幸尔示諭侍鑿稍迫服食必已康復初不與知失於咨問皇恐家學自是一種意味以美才過人蓋無入而不自得者想日有佳趣州學尚用貢入否猶冀資藉時從容也燈下作字殊草畧庶幾見亮

又

蒙示諸帖除古人不可得而見其諸皆故舊也生死流落枿卷增感少留披繹遂當題記歲月續奉納次閑中懶出頗資是等物以消遣獨荷見契而文疊々不已不止仰欽雅致實

亦荷載良重筆為油所滯牽率不行殊愧甚畧

與孫肖之

相別時不謂許久計生理有經則茲地乃舟從往來之便而衰崇之家實幸得之不圖一水便成棄物其所幸得者遽委諸草莽眷言欣暮無時少忘秋冷日來起居復何似乘興扁舟固不在昔人之後後而則刻溪雪夜其能興盡而返乎不相交馳又將累月以賓客輻湊之地且皆好義而來諒不復一老系念特衡門棲遲懷詠渠能已邪屬便併脩諸書愧不逮意

又

附畫贊人行有書累月矣猶未得報元白來雖不承書凡所以願得於左右者種々皆滿足人意而又倡酬佳篇璀璨震

如漢集 卷二十八 六  
駭蒙鄙不謂尺寸之別斫額於雲霄之外欽歎警策感慰可知日來漫不審不出里閤動止何似謝庭蘭玉自有一種風氣况嶄崿磊砢卓然自表見乎投分簪履之舊念每及之不覺兀然拘株而神馳乃在步武杖屨之末書所不能載者元白必能具道加之自是當敬問稍密者適得此可人故足倚伏也如

又

哀茆屏棄初不謂如墮井中終無可與晤語者杜門固足自遺狀久別或有幽憂之病盖元白來相聚累日實不易得之事寒擁輟間於方款密之時似是有以見嗇益歎竒蹇之不歎也儀真固佳處而諸人可適在焉累辰招延勢輒見繫但

辭去自恨今則噬臍何及矣春夏乘興扁舟門庭之迹固在也未間時仰書誨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八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手簡

與孫肖之

暑後雨作輒如初秋日未體况復何似久不奉來問初不知  
行李稍遠但翹系為勞亦不能無疑於見簡也忽被手示諄  
論有加慰釋無之寔畏見厚一墮井中目前境界一切如寒  
灰枯木間不能排遣則追詠早日與前輩從容時資以自流  
况真得前輩之風軌和扁舟取疾才一宿一日事維之繫之  
其情奈何便介如織不過煩一揮毫之頃尔寔我萬金良藥  
也四月十八日

天



別後日計宣城緒餘從者未忘便道鴻飛冥冥者不知所歧  
屬中間元白周旋亦相親只尺間事雖慰終皮膚則我輩豈  
期於此者哉老日不貸近又為在事者私有所挾故來相通  
咄、良可怪者已決為宣城居姑俟日前有問即上道不審  
吾友韶田果相終始否審爾則地偏足以不偏何幸如之張  
君所附書已領前書忘記脩謝甚愧此來著述必多幸乘間  
多錄教首馬模範至於小冊竟未踐言何也欽仰欽仰

又

日者資福過委辭不獲免夫於先請繩墨而模斲有玷雅眷  
負愧無量資福人物甚勝會中皆氣類想見別是一區處尚  
阻拭目朔風增吝

又

去年必在揚州且安居將復入浙新語想益工深幸傳寄宣  
城天下佳處只是鹽法太嚴異時玉趾有妨尔一笑零倅世  
舊尚在官幸為申意久別未敢輒作書其昆仲各安否

又

元白政兄嘗作書專人留書後一去月餘方回昏夜叩門黎  
明戒途所以不及政限未相見白則顧見之勤具如前紙但  
恨力所不逮迫於便速尔

又

昨日得不愚書方知閣中令似今皆服藥料憂懷接不易遣  
免也失於上問悚仄悚仄今次學中可住幾日甚有促膝事

非筆下可見深道向來書可以密封示否日近連有書去也  
連脫二甚極為之色、都不曉其所自前蒙示及讀淵明詩  
有味乃是才業稍進爾兼長者正宜深讀陶詩也此境界難  
入如東坡篤好之然所和只是其詩如閑放尔了無一點氣  
格既知其味方敢及之有近詩雜文否求教首會明可申意

又

貴眷萬福少尹公今在家將已入都下權用未見也慶長聞  
已就吏部選頭腦次弟不作外官矣向所家藏古墨久未  
見寄及試為督之去言聞亦在儀真多日欲作書則聞入浙  
矣許者冊子遂不寄來何也後信願不食言宣田尚可料理  
都不見說相從得兩日比舊差肥英爽愈逼人可惜閑處放

着尋常每欲作書則巨細布之臨筆又省記不來老態然也  
奈何

又

老境無一種如意處肖之口占六七闋皆云遊戲中語雖一  
時形容要是天尊地卑等語不是過也聳然擊節如見絕韻  
而肖之每出一則如壇上之盟端不妄付與其得者必如是  
也日來觸境形容想不之苟加惠無聊振起顏墮得筆吏一  
大軸何啻萬金之賜耶

又與李去言

二年不接款倍薰然向人之不已者其可能一日而忘也過  
從中屢獲咨扣多能道形迹間糟粕而超特絕擬如精金之

在鑿美玉之未剖曾未有畧與欽承之素同者惟德愈充才  
愈高韻加專腴則姑領以自為慰耳一向窘率無暇仰候行  
李不圖未遽踈絕特紆翰墨申繹展轉殆猶緜璽讀之恐其  
或斷佩服感刻何以借况春暄日來起居復何似况甚頗留  
來人少待而竟亦踈簡臨筆倍極跋詠

又  
晚暮何堪交遊如君子者無幾枉求之日固久而相從之樂  
曾未得少款念、常若有所負而要之此况良未艾也前日  
人行嗣圖占叙妄謂江上風月或有幸於藻飾故延跋命途  
頃刻以之比奉委教乃審三徑已葺而稍荒不免復為淮上  
之歸高興蓋無所不在不特拳、未有以慰釋可量惟企暑候

已涼邇日復不審起居何似老境勃窣分從井蛙以寄餘日  
扁舟訪戴勢或可期但時間未能向風滋不能已

又

吳中風物如人意處多但擺落世境超出三界之外者或未  
免之懷則隨地皆我有也彫琢物象一落造化之所秘奧想  
見盈編溢軸遂富流傳之盛而吟哦擊節吳越之人似無復  
他語之間矣孤悻不堪惟劇欽企故居之還定在何日設可  
度今歲則秋末定獲披奉苟或差池冀書問不我遐棄也欽  
仰欽仰

又

說禪作詩本無差別但打得過者絕少久不見住句有便無

惜大軸見寄洪覺範報應如此每令人短氣聞已歸不知何  
在得近信否某人超邁不倫落筆即在人上聞有底滯不排  
遣則想像其人吟哦其妙語以當良藥端如人以手推下胃  
鬲間別是一般境界也其家雖楊環堵修然不妨挽苗相與  
卒歲庶幾到吳中因得扣盡孫肖之見在宣城不晚復來矣  
野夫公擇皆平日師仰之地諸郎豪賢尚恨不能徧識獨某  
人因到揚州曲蒙惇篤久知投分欵密今漫官守適階行道  
想見超然物表日有交相警策之勝未即瞻叩良可歎也繼  
此可以接武交馳似亦不惡但吾友無或輕動寔深引詠香  
監姪博朴有守中甚歆或相見更望開談

與楊元發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初相別時作一月計指日如約忽感寒  
疾雨中汗垂絕於朝昏間先辱書示人迴不審曾及之否於  
是再枉手筆之以病未間尋失布謝慙負不能已然必有以  
見亮得舟便行千萬遲回貴得追隨少日粗賞素念作書多  
不暇周悉

又

金陵住久人情必漸熟登覽之勝想所得為多恨不獲追隨  
先後也或少低回舟來即在步武間幸留念

又

大暑日來侍奉為况何似人回荷垂報意厚情親感刻無已  
病後氣未完又去此之意殊迫過一日如一年祝舟似許不

許今再干之更託密諭某人得一隻且般得起為幸千萬留意仍為伸意不久相見更不作書也

又

比三得書所藉周悉欽諭歲晚領鄙陋不足負荷而恩勤至此但懷仰愈不自勝耳日來侍奉起居漫何似早來見元載云此月末當暫歸然不肖遂去此審然則正若相避然或別無急願少留適中秋同為金陵月下筵也急書不及詳究其諸可以意索得之傾企傾企

又

每奉來問如接款語久要乃爾其仰德宜如何哉舟已有涯實出厚義縷筆下固不可見况無暇即

又

寒暄相乘不審旅况何似累到使舟承謝客比修問輒去已出相從於此乃是素期不謂勢地懸絕一至此即瞻跂瞻跂示教敦款尤佩適情或辱少降崇高使得周旋步武不負平昔豈勝欣慕介還其託草略望貸誅戮

與胡淵明

改歲共惟起居佳勝一別半年間承意外初則震駭後失七箸已而度必無慮者所謂非其罪也當在是矣斷之力無地可見毫髮徒有愧於雅眷逼歲到家首固恭候以無人可出遂到至稍緩比款第稍緩相失亦蒙重顧又阻披迎方款早晚再詣左右乃先翰墨感愧餘非筆下可見臨紙增吞

又

晚暮未知稅駕之地茫然殆不知所控偶得卜差便不免遷就以投生游死葬之計方奔走將一周歲乃克寔寧非敢謂勞特有幸於甫畢耳當塗令何慶長似是天心見佐而全付其助於斯人不然孰能極力見濟使無纖介可憾即慶長雅與君子相厚故及別有一事非促膝不究一二日專造門下

又

午刻伏惟起居佳勝早來承寵訪少奉周旋感愧無俞辱手示并諸帖背軸甚精足見雅上地少苗二三日拜納次方又有客具報稽晚皇恐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

手簡

與吳思道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久欲相款到此遂獲自慰而累辱見領評詩論文備盡相予之意既深開警又以知超然特立不愧所聞為欽幸也方圖造謝遽被書問感佩無已乍遠更祈善自保護以前超拜

又

佳詞尤畏風味恨未得酌對也異時遇相知者時一出碌輦妄自低昂適足取輕為累其諸皆望如此既荷見察不罪  
借易

又  
相別遂見改歲倦游落莫求深夜論詩清話展轉一時之勝  
了不可得但常誦秀句以聳動吳越我輩中人爾還家方教  
日多事未暇徧作書所以具問稍緩日來起居漫何似未獲  
尋舊夢以寄雅况區區徒知美才不即相會為可嘆尔

又  
別後多在道路故書問無從可致還家見儲子椿則聞動止  
亦審書問常往來每荷存記便欲申叙兩經除席哀苦無况  
加之在處疲曳稍休方覺如在醉夢間因而不遠想見亮也  
比來詩句必愈工嘗作小詞否不妨傳寄使頽 得以擊節  
振起也故都春物漸侈登覽之勝不與他處等定應不乏

追隨吟歎之適陋邦老病無異凍蠅身世所值乃爾故人當為  
我一嘆也

又  
近專遣人奉書常况左右還家忽忽易久然而雨雪寒甚意况  
不佳甚思前日會聚從容之適也於是遽枉書示佩服盛義  
甚厚然不知前書何處留滯猶未達又恐今日所賦偶不及  
尔乍晴可喜伏審侍奉起居萬福欲見未可得音郵時有一  
接語之慰可無憚勞否浸暖千萬加愛

又  
相別將半年一向道路然勝處必奉思也到家則為亡者作  
少佛事随分牽迫數日前方因便奉書近來執事必多休暇

新詩佳閣想已盈篋時幸流布使得我拭目為榮何慰如之  
逼節多故作書殊草略不盡鄙意當俟後信

又

春間寓書爾後瘡瘍寒疾意外百色見窘幾與茲世泯然况  
過從書問交馳之際哉然好音未嘗去耳懷思拳拳略不間  
斷似非形迹所能踈密也忽披手示愧畏不已伏審大暑侍  
奉佳勝感浣滋甚區區去此之念已久荏苒至此實自困尔  
今已有涯因草便道少逢會晤之慰尤非細事百冗殊不逮  
念

又

別來昏塞無一點佳况每逢來者道琢句愈工作字不輟追

襲某人朝夕往還談笑恨不得從容其間以奉勝致但深慨  
歎逸解舟便獲展奉諸懇不復詳盡

又

近托楊元蕪奉書當徹左右相別忽復近一年雖有瞻見之  
期蹭蹬輒未契向風可量傾跂秋高暑退日來起居何似更  
十許日可以面懇當幸披寫

又

鄙陋於作詩尤非所工推借過重率爾冒瀆不謂厚意遽勒  
之石茶非據反深奉玷之愧曲蒙摹印為寄加之背軸精詣  
愈增愧惕比來夜涼燈火可親南禪軟語展轉恍如到眼艤  
舟得地庶幾漫有此幸也冗甚未暇周悉瞻跂瞻跂



又  
日者先蒙枉問告以圖舟之策尤佩相予之厚輒如所命遂  
有可行之期感刻蓋非急欲見我豈如是尤愧盛眷為不易  
當也并俟面謝

又

竊觀筆力愈勁麗欽歎不已新詩佳闕想朝夕于是咨請有  
期豫劇欽仰

又

累承寵顧牽迫未果叩謝未能相從周旋色、常以為懷  
也乍冷清晨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感愧容再叩之續奉聞  
事極毫未但人各有所見也徐弟尤荷展轉

與吳禹功主簿

伏蒙寵寄詩編讀之忽、疑是正元元和間人而抑揚頓挫  
老眼為督而不知首之屢肯也固非知音者乃辱假借如此  
感刻豈易披寫而珍藏為貴當與吳家共固不朽獲承下風  
已漫累年早時同寓尺寸地自可朝夕周旋而滯留今日遂  
有不及之歎况瞻望數千百年後論世而尚友哉收之桑榆  
仰賴俯應適營葺暑居叢冗別當修染次瞻企瞻企

又

相得殆累年矣而漠然姑得於往來寒溫聞雖物色以謂必  
有過人者而披寫投懷曾未得其一二也末路何堪獲定於  
交游之後以其潦倒不振知自愛仰而已又不知高明所以

見寓者如何哉方相接時固平。不甚款密別後繼緒幾不相捨未知右人真能如是。否其見於傳記簡冊中則滋有愧於不逮也。冰雪不渝更期晚節。

又

累日幸相接竟不得少奉春勤。早來就別復不得一見。固然無以為况。向晚履况何似。後當去此庶幾再來得以展叙。

又

采石之過已成陳迹。足為嘉話。遂欲因之不輟。交馳投老。何堪尚秉習氣之餘。獲承超軼。不謂初書已復鉏鋤。方且值伺為閭。以就紬繹。未問燦然。何異金篦之刮膜也已。而趙君端具能道動靜。心聞遠涉。衝冒嘗移疾。少日春物浸侈。想見支

願吟諷日與融和。為低昂拭目。他時窈窕企向。

又

流落累年。解后官所寓。然一番捨攘。遽促異地。竟不能從容。旦暮念之。殊不知其味也。論世尚友。古人常想象於數千百年之後。所以見其傾慕。企金陵殆不容應接。日思漫尋野舍之樂。持未暇輟身。以往只尺勝倍。方且圖之初暄。更希善愛。

又

過歲更圖復去。因入城一瞻。見汨沒眼前。殆不容撥置。感歎不已。日來職事優簡。新政定。須情通祿仕。固不期此要亦常情。低昂不得。不尔也。金陵畧無可喜。處窮目力。只了得人事。俟少遣免。即在治下。庶幾得以展叙也。一事勢不得已。輒具

公文仍屬趙彥強面致

又

近別伏惟起居佳勝三日太平居三得展奉固足以為感而一日病不能興一日登門不得見二者皆從容而勢輒見奪極不滿意別來瞻跂尤不知所遣免不審大暑日來履况何似只尺未即會晤千萬加愛

又

比介還便作書適在紛擾中叙意踈畧頗蒙俯察已否忽遂涉暑候早圖登門今則難於道路定應未遷召間能復見待乎欽跂，專介枉教如對燕侶恭審日來侍奉起居佳勝佩復延挹彌激向慕其感不待言者才高位下前人所難

孰謂枳棘終能安鸞鳳之棲邪瞻望軒展可量依向

又

近蒙專委迫行輟忙為對深恃諄愛亦審被差考試今必已歸方春仍在下車之始政事一新人情孚洽體况當復何如相見無所不宜坐膺多祉也才高器博信所謂割雞為用牛刀隨遇低回少時即有遷召胡君遽歸不欲無書其詳俟後記

又

數月來家私窘蹙哭泣未間而疾病隨之治死營生窮於一力其勞瘁搶攘殆不堪命非筆下所可形容唯見者知焉頃辱慰問以故未即為新想在深亮比來應物養源發其緒餘

已見於驚世絕俗之文而捐其土苴使老安少懷凡託治下者靡不得其所欽慕有自來於是尤劇傾逝少日或得躬叙  
繾綣向風不勝系吝

又

不通問又復月餘時有人來頗能道比日動止殊慰馳仰且  
審兼領理曹而推鞠甚多想勞區處有才為累平昔所嘆必  
有以裕如也秋熱日來體况佳適不晚或得會聚其諸非向  
不悉

又

新醞燠鵝皆村居所未嘗識忝冒珍貺固不皇而貪得忘愧  
輒已祇捧獨未果一覲滿飲大嚼揮毫疾於驟雨不勝系詠

之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手簡

與吳禹功主簿

昨日專人歸上記當晚凡下氣候益暄幾有暑天意象為况  
當復何似稍開塞䟽瑾以遣經寒蔚滯之倦遂迎三伏以故  
不無應接之勞小問便因近次

又

近作書偶失投徹之便初意已沉浮矣比審已歸則鄙懷當  
幸塵浼方闕其然以冀申叙遽被專委情文兼盡固已不勝  
佩荷而屬辭雅麗揮染勁秀又得之矜式為多感向奉以特  
未知所借况也春寒不解迩日恭惟尊履佳勝踰躅之迫乃

能暫寓而略無纖芥可指以議者九萬里而因南渠不信於  
今日哉竊寄下風庶幾一息可附也如何

又

江上解后謂得後容少慰欣慕遽聞還轅悵然不知其况豈  
牢落盛寒中勢不容少遷延耶尋欲作書屬風便徑歸以故  
未果改歲伏惟動履晴勝雨雪相仍春物頗遭抑勒一晴則  
不可過矣美才盛年自是當日有佳趣老人但賤得眼尔可  
笑亦可歎也系詠勝倍倍深依仰

又

晚得從玉趾之末趨軼絕塵每自歎其不可及而曲記愛志  
不以莫齒不類為有間方且抑揚頓挫竊幸其先後不謂行  
佳勝引詠治下同在江上狀順風揚舲杳未有此便臨筆不  
知其况也

又

別後即舉葬事用去歲一力酌對臘盡方少休間承感屈弦  
歌之樂雖常格所拘是亦一隅解后之福尔三月未徙家當  
塗旋葺蝸陋數日來總息肩以故書問稍滯固知牽制不獲  
已要忘在所矜照專介墜問疊以挽之不能斷冰霜下移信  
乎相悅於我滋茂也感激愧佩無物以諭人品瑰爽似非鄙  
拙得以形容要將擊節衆人之後以承峻擢愈遠千萬加愛

又

前書曲蒙寄示諸大綉絳妙悟盛哉文章久不到此矣復熟  
不已幾至成誦於今只在几案間意有不能遺則藉以當珍  
劑別後佳製必已堆積雖入秦府庫眩奪不自持其如皆絕  
世之產也安得一篇就得擊節於其側耶日來竭涸不異皆  
井辱寄鱣軸猶未有以塞白少須從容因以請教然極有愧  
於媿意也

又

竊寃盛文遂得周覽治下景物之勝追逐吟笑寔出幸寓而  
羽翰不傳只尺千里春已去憑陵節物想多翰墨之傳繼此  
日有來便之望亦當因之或自鞭策也

與友人往還手簡

希韓昨日承見訪經宿尊候安勝不及別啓會次幸展轉異  
時可以聯步相遇并得奉教督實為慰願狂斐得之一時偶  
氣類所鍾因竊藉之以為請教之地而賤家雞貴野雉遂有  
所取於晚際紉繹高妙栗然汗下庶侵尋未執以投自効其  
請更冀委曲掩覆無至咄於太甚也千萬見察

又

欽向有自來每以相遠不得接武披承為眷於是特辱存  
顧遂獲瞻拂色夷而親可畏而親者其在是乎別後資養之  
茂重歎以為不可及也累日大熱又客至不已脩謝後時皇  
恐早來伏惟起居佳勝無緣趨謁蒙加照繼此尚得一舟  
見否未敢必冀傾致無諭

春暉前日誤寫為迎春惡詩或未用可貶付脩完以稱題意  
或參差亦不妨將錯就錯也一笑向須長春軒詩必是因花  
得名轉錄奉呈日來勾屈俱達藻思低昂正當相與形容或  
已得錄無惜開警延企延企

又

昨日承書累幅詳縉未暇披繹而家間失望何止交編見責  
不離于坐再遣來人示於少室公遺約畧想已塵浼晚來起  
居住勝青詞謾輒注思元不知黃錄儀物所置與夫事之本  
末始如常醮叙致而已大匠不吝斧斤而槩枯之良工之側  
多曲木因有論次得所摸範乃未學之幸也遂即紬繹謹錄

呈左右以勤斷削如前干猥瑣正在袞沸中早得一出手如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也

又

天氣昏重老倦從而浸劇願見甚至而不能勉強良眷也  
晚來不審為况何似諸帖輒跋其後數日不暇及遂爾淹回  
想未見訝德素名書也不可不使之出一隻眼丁希韓行筆  
有定力殆進而不已者可示之因問老人之語頗適理否餘  
俟而承

又

秋物登衍追隨正為勝日罪垢不擬行人遂爾屏處眷言游  
奮可勝跋仰不審履况復何似詩不欲違厚命奉一笑足矣



不必參次成篇也尚莫解后瞻近少浣勤懽

又

晚來起居何似數次強勉起枕輒如在磨上歌候見遂不果  
跋詠勝致但深繼繼前篇和納并元發明叔所賦得之皆盛  
作也老者不度德不量力但有附驥尾之幸爾亂道來日錄  
上

又

濕熱不解早來起居佳勝昨日幸獲款倍超然勝致警慰多  
矣方因上問辱手示銘佩增甚見委敬悉愚札豈足為用特  
不敢不遵稟尔溪堂佳詞鋪寫精詣無咄於一時景物無  
毫髮不盡不獨宛轉高妙攀鼓莫及復換索所遺亦不容指

手勉投匠手以巧斤削甚媿狂率少間元發家能俯同否

又

老倦素不工詩又久不作特與袖子輩代口鼓為戲尔不謂  
流傳仰玷匠者更煩注思俯同借寵靴康皇恐無地陋闥頓  
有此獲真一時盛遇也詩回難工得來尤以為屠龍而不復  
振起欽承高遠非止區區蒙被他佇而盡

又

早來起居住勝昨日過辱相求遂獲從容懃懃可勝愧佩昨  
日睥睨曾不得一出氣竟至汗瀆珍藏皇恐不已細思誤用  
字處須着改正如蚪作科隸作頽之類輒望從旁注出庶幾  
掩惡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以氣吞之尔勝人

如漢集 卷三十一 五  
之語尚爾脫錯區，如哀憊何一二日再上一面無限勝事  
而彥國不起令人氣短

又

昨日承寵願偶未食不果歎留清悟良眷也經昔體况復  
何似佳句憑陵殆不容出手特不敢坐享連城之瑞尔雖不  
工重以氣類尤覺牽強值飯數僧未獲恭候起居悚仄然勿  
廣為禱一則掩惡二則不歎知為尚敢作文字也

又

久不獲展近瞻仰無論初暄伏惟起居佳勝蒙手示爛然滿  
紙讀之汗下但欽歎畏仰之不暇盖文章之盛久不到此矣  
衰陋雖不足以擊節然管中之窺猶及一班之幸也其梗槩

若有所辨訴者不謂流言一至於是可怪可怪果辱久要敢  
望安織不動使三面後起者有愧於地下不勝願慕之至旦  
夕奉謁方有客恕草略

又

晴日伏惟起居佳勝竹軒薄有意味或乘閑過此焚香試一  
種新茶遂得少接勝晤適所欣幸

又

欽尉卿評嘗謂早時踈畧似有以主之末路周旋豈無深念  
故求田問舍所占於此為多亦有以見亮也更數日當暫歸  
冬初復來獲遂登門上謁次地接闌闌而閑深自居每想見  
涇渭内分而光塵無間非有本者豈能如是欽仰何已

多日不展奉伏惟起居佳勝梅花將盛嘗景修或能展轉  
雅舊一來同尋蘭皋餘味會上元齟齬而花亦未全拆方佇  
朝夕申致乃承暫入試闈不知何日定可出尚欲與花相期  
遷就高明臨賦也率易咨稟

又

改月伏惟君子休有多祉昨日灼艾中書賜教并示近製雅  
文呻吟方窘遂得超然別在境界信矣文章與造化爭功也  
前人已有的篇記曾過眼似不能藩籬是等格律尤為難工  
非屈原宋玉未易與風雅爭衡漢儒頗盡心於此要之止是  
一時所尚晉魏已後則無足論也李白數篇奔注汪洋自成

一家不若退之子厚僅埒西漢近時歐陽文忠公秋聲乃規  
摹李白其實則與劉<sup>夢</sup>得杜牧之相先後者東坡自以前後亦  
壁為得意不知馳騁前人當在是何步武間擊節高妙因幸  
垂教

又

承手示恭審晚來起居佳勝蒙開諭曾門之盛渙然冰釋似  
是天聖七年因久廢此舉再下詔申之而先致定進卷乃召  
自此始尔成平二年是真廟第一次科場陳克咨榜也天  
聖七年下詔次年係王拱宸榜制策所中何詠是太常博士應  
賢良方正科富弼是布衣應茂才異等科弼第一詠第二此  
間無文字可攷既可疑須攷動人頭處也如何如何不知曾

門進卷是何等文字曾與不曾先攷定乃召更煩見教拙語  
切不惜斤斧一出則掩覆不及乃所望於匠手也後日早訪  
及千萬千萬

又

蒙枉佳句佳作固所欽仰而愈和愈高至於長短抑揚罔然  
景歎未易彷彿其命意也急遣回介徐當率課次第恐未盡  
真成疲駕之於駮驥也野外雖耳靜亦目前事隨分規處艱  
生如鹽車之足定斃於服勞之下矣良有愧於勝游欲到蕪  
湖踰年迄茲未契更須相見得少暫輟即附驥尾

又

魚軒必已無恙尊候亦計復常常深道潘不愚李文郁各馮

書不及致平時相見否東表近得少款必到家矣氣類斗別  
學莫使乎近其人信矣詩人之美也深道千斛有甚次第莫  
似獼猴鱣鱓魚否萬一舟行之使自青山到弊庄亦不遠一  
相見了入城路不甚迂非所敢望也火瓜細者城中無賣者  
得一百條已上趁時收藏敢奉浼否猥事非所以累交游難  
得此便只是須來取錢雖微未要須適理尔非疎外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手簡

與翟給事公遜

皇恐上啓知府給事台坐不獲瞻望踰二十年德業日新譽  
 望日隆而哀遲流落愈窘愈下勢地憂絕情雖欲通其可得  
 乎間承出膺藩服近在咫尺終不敢輒脩記室之問其如疇  
 昔之念固不捨光明亦妄意氣類之猶在也秋晚浸寒日來  
 恭惟台候起居萬福道義紬繹體用宏博方時豈有居其右  
 者抑揚消長自與造物者宜契而僉允所期天人其遠哉日  
 聳降制益邁伊周之蘊上荷聖學永為斯文之助

又

皇恐上啓知府鈐轄給事台坐久敬申候記室行不自果  
衰晚淪廢詎敢晞光疇昔端恐有玷美玉末路狂借固知得  
度未遽擯絕故妄意一歎之及遂辱專委備形懇惻醢雞覆  
發未論大全為未始見進說展轉不能自己霜候浸寒恭審  
台候起居萬福竊承前驅已戒一代人物聳動所過即幸從  
邦人投瞻望道次分慰不易得之過亦意破甑契第猶獲一  
願之寵也

又  
款承旦暮既已斷舌妄計便道參迓猶幸桑榆之得加之帥  
幙鼎盛較舊鎮不遠一兩驛自是竊借光明時得脩叙蓋非  
苟然而然也但慮席未及暖宣命已在門矣來便促歸甚迫

殊愧踈略

又

每到田間邂逅地當舊鎮往來之側時能引睇如望星日初  
計鋒車武尋吳中前日之路又竊覲幸舟行便道於此乃心  
排進幾不知所堪已而聞淮西擇帥就煩開府則遂有必得  
親近之幸賜教果如所期豈勝欣跂佇侍坐并叙繾綣

又

某欲為宣城之居者累年矣亦嘗得教椽地方議遷徙而承  
被命遠近莫不見慶此特他人妄意尔亦未知門下餘塵尚  
容擁篲已否久須聲問稍通乃期款悟然後俯慰依投之幸  
忽、易成蹭蹬竊謂素所欽挹遂委諸草莽竟茲猶豫寔未

嘗斯須忘念也近黃大臨元明出所予書中獲奉批誨則不  
腆所昧蓋剪之之否尔歛焉追訟未知所以借况方圖問道  
遽聞被召殆似有以司之終不得仰承旦莫其如一介之私  
詎應懷之沒齒故輒低回筆下庶幾省察

又

伏蒙寵寄佳醞大府上樽豈寒鄉所應得祇服盛意倍深蒙  
感不敢別具公書上謝想荷矜炤

又

太夫人恭惟尊候萬福貴聚均慶伯壽况未及書已赴官鎮  
江否英偉之姿宏遠之識欽嘆不已近見和韓子蒼諸詩并  
評史六論筆勢縱橫如洪河決九衢老憊憊然知莫追也今

幾孫笑借易及之

與楊叔明叔兄弟

別後累承書所以欽承歲晚固知冰雪不渝初不許慶侍遽  
歸前此鄉人無有見告者久之方聞已愧申叙之緩首蒙晦  
叔墜教乃審行李在青山須專人在此叩之云已歸嗣圖上  
記竊恐未見而以書於禮為簡含糊至今未始忘也晦叔簡  
中代承見及固不出於雅意然示感愧無喻雪竊伏惟侍奉  
萬福還家當叩門第不勝倦之輒有所違而致其曲亦投分  
有來不應小文自拙也

又

位中貴眷萬福即娘今幾人想皆成立矣別後相遠相不以

時或聞已為蘄黃間居初六竊疑比承捨舟乃信所聞之妄  
里中無復往還如載發見之亦有時十三年若此日益退  
縮苟安似是老味自應尔也見仲既歸可以復理故輒不審  
門庭之迹猶在否

又

去夏徂秋一向窘於異地涉各寒甚雪至五六尺今猶未減  
重裘頗於杜門為宜然春事不無所妨亦不知節物之來去  
眷懷參倍之際尺着意江梅至數十闕不已醉咲扶藹幾無  
虛日今則如一斷夢時時卷軸間得之未始不引歎直視也  
日來交游僅有君俞尔元載數步地累月不一相見元發往  
高郵未歸其諸藐如路人似亦不足恠也筆次偶及之

又

脾氣作梗忽少况且去矣不應阻濶如是但有愧跂獨處  
必甚寬涼幽寂頗得趣於白雲甌中否晚來復何似頃借書  
數種已多時偶打疊方檢足謹歸書館因循何罪蒙見察甚  
幸

又

異鄉邂逅實我雅契見似人而喜固已知所歸向而明爽敏  
茂動輒與意等則奉相與之心宜如何哉方將歲晚周旋  
不謂遽尔阻濶恋別躊躇或未見其戚而別後固然殆不知  
其所况也累約明叔圖便作記竟先遣問以所拊循之厚尤  
極感愧日來漸成安居計惟無入而不自得又復續案多可



人則况味日佳當過所期遠甚何時少話離索方暑千萬加  
愛

又

前日不謂却外少留甚恨不得與餞客之末尤為不足日日  
暑雨不解山漏下濤宛轉數尺地生意從可知已雖元載元  
發明叔相見動十許日其諸悉已阻絕老味益衰可勝纏綉  
台下涉吳中氣象風物飲食當不與此同日語美才在事所  
倚宜應接少暇然亦不發適從吟款之適已否胡茂恭我輩  
人也閑居中必蒙顧恤更為周盡甚幸

又

哀陋淪落定得欽承於弛擔之初回旋淹久所以惇隆資藉

日盛一日晚節出處岨嶮迹雖如是而拳不少間斷然相  
從則當無曠日既別則音驛繼修此常情之所必致其如理  
有適會事無偏吝故吾党元不在形骸之內是以論世尚友  
非崎嶇尺寸之窘可據竊計疇昔倘能見委而不腆弊志亦  
幸粗伸於今日也迩來家居不異老蠶漸固纏結以投作室  
願一報緣中其得之已多惟溺感者不謀其正而務進取是  
後定應究竟之謂何邪何時促膝握手以快繫節向風倍溪  
依

又

別後紛紜終冒寬典寔出至幸老境得安田畝飽食杜門不  
廢圖史之奉更復何求但交游浸疎間欲披寫則難其地以

如漢集 卷三十一 五  
故平日之懷尤為系各中間或傳瑞鶴翔集昭示美政前日  
三異與天鳳皇來下乃表見於曠久聖日所期想已上報將  
有不次之命矣積累之効因表見於斯時也欽企欽企佇承  
騰布別圖馳慶次

蹄涔苟生僅知所得之况歎強分寸則甚勢甚於登天空遠  
心存居常自歎且恨無術以縮地也由記不忘書問過委豈  
真有所符故是念雖數千萬里常如一堂之上邪佩荷之深  
不講可諒歲晏發汴日來待奉起居萬福如君尚尔殆不容  
一毫髮於冥力益勵壯圖行被超擢

又

頃每得書如奉更僕竊計歲月謂受代已多日始輒疑其緩

乃有傳者云結姻蘄黃間名族遂留家矣方圖審諦修馳不  
虞舟御已屆來者亦不乏畧不及之其不敏則殆不知所控  
也忽披手示大締謹字推筆見嚴崇焉何堪祇佩惟愧其倦  
所素遽落第二則幾若自據於爐炭之上矣日來舍館已  
定否百懷非展晤莫究老懶久廢裁削其報殊率皇恐滋甚

又

久別且相遠馳情固不忘而書問不能相襲於其中間亦屢  
獲枉誨因而得以申叙自非委曲見求豈得交脩相盡款承  
歲晚何以為控盛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野舍低回輒累月  
缺斃促俛姑以寂寞自康尔還家首幸披展還介聊布其畧  
又

如漢集 卷三十一  
浸冷恭惟尊履萬福艱生不能他委殆類一日不作一日不得食之之固無所得其如不得而棄之何自審營奉極力正是交游任責之時而獨窘於牽制慙負已不貲曲蒙招延滋畏深厚二十日正在衣沸之際殆尺寸不容稍遠恭候引緩以至前一日皆當趨詣臨崩則素志也想辱深亮

又

少別未及書問適無便故亦不虞還軒人遽也偶乍自庄上歸目前如蠅毛然解后恭承未遑繼脩謁方切頌之忽披手示欽認增感悔寒恭惟起居佳勝早晚再圖瞻近介還草率皇恐

與俞秘校

自去冬南去即不與此事相接比歸亦不復可不審涉春有以自樂否成書杳不得期程已有序何日可西上公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淹回歲晚不失為楊子雲更新自厚以永終譽新詩寵及益見作者之高與坐汨塵室徒能諷詠之無窮也感服自餘頻寄聲問

與彥文侍禁

久別遂此瞻近恍然疇昔頓還舊觀流落異方警想茲可涯邪早來再候舟次竊承在禪比就展復相失快詠尤不能已濕熱晚來伏惟起居佳勝曛夕具記疎報始報重意之辱他佇躬致

與王簿秘校

早與君祥遊與承高明為可畏契濶淹久忝近遂尔不逮鄙  
懷常若有所負也於是獲奉餘庇三月矣尚未果申致少叙  
疇昔未問遽臨滋愧其晚寒候恭惟尊體動止萬福美才乃  
勃窣不耀要地不得為無罪行有知者徑席顯用豈碌々常  
格可限哉未間千萬加愛

又

鄙拙再依餘庇方謂未有忝承之便遽茲邂逅慰亦可知於  
其既別復欲作書申叙又蒙先枉翰墨慙負諄懇益深不逮  
之責更書定何時可能知新正否區々止候事稍就緒敬當  
公檄治下紛然滿前裁極草略千萬矜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手簡

與霍子惠迪

棲遲江上濱三年矣罪垢未洗不敢輒自齒於一時賢士大  
夫之間眷懷好義之勤固無毫髮間斷德譽藹然每恨相從  
之晚於是遽先翰墨所以推借甚寵而仰求見予之自似是  
傳聞不能無過亦或奉告者率多溢詞也欽佩盛意但深恐  
悚歲抄苦寒比日不審燕居猷况何以瞻望絕百餘里杳未  
有款近之期朔風可勝跂詠介還甚速殊不盡鄙懷尚覲嗣  
音

又

如漢傳  
卷三十一  
一  
兒童時道金陵周覽勝致悵然如與古人晤語方時  
才  
半日橫舟之頃而今日不異掌握間人存地靈苟得從容指  
顧之餘則可慕可嘆可嘆閔班之貴同所寓竊承無復世顧  
一意文詞翰墨間日與雲烟魚鳥追逐後先因而自託於組  
績款詠之際想象超軼尤恨羽翰之不我借也

又

蒙諭作字固好之而終不能彷彿來貺凌轢遂獲細繹妙趣  
真我師法也近日米芾元章可與正元之和間人相上下頗  
得其講貫否尔後可以時復交馳蓋不待相見而後深契也  
表德因書下論庶幾見錄於遊從之末以託久要愧企愧企

又

春聚無恙容易上問金陵諸禪老多奇者必常過從相樂故  
人李正夫子無咎爽美克肖醫中成德餘無一點塵埃近得  
之於一舟往來間尔觸類以求則勝氣無所不在何時相與  
周旋物色以投警遇臨筆眷

又

欽慕高遠咫尺未得奉殷勤披寫相畫欲焉此懷惟付之有  
而內訢所乘則未易如是也三月被問四月張君佐出所予  
別紙遂温前所賜始欲展轉叙致既而勢可以出入亟圖壹  
見門下壘之念期必一售不謂皆在不可形迹未忘吾罪  
多矣竊應掃軌眷分從謝絕專介忽領來貺擢髮不足以書  
其罪則所謂多者曾何足以名之邪系詠寬博臨筆語塞

如漢集  
又

凡此諸况德餘書中略見梗槩比來病困意味殊惡累日用  
醫今早方出應接稍湏完養或得一踐素期是乃疇昔之所  
欣願也負書蚤晚如著令一方得人乏盛固不能先高明穎  
者先出不獨古人之賢力疾具問極滅裂寒暄不常倍希保  
蓄

又

蒙委諭書墓榜強所不能實愧有玷先裂尋寫下再閱之不  
甚滿意因循未能再作便當牽率奉命後時之罪庶幾寬假

與王君瑞

久聞樂義盡眷為鄉里之所欽挹因名自激已有瞻承晚矣

之負於是首辱枉顧、所得何從致之過聽不遺但有愧向  
不圖方有所投勢不得展叙綢繆申繹加貺歛焉自疚殆不  
知所容措別來起居復何似非晚登門款布感遇未間更期  
以時善衛

又

一水不為遠不謂今日總得識面又復恐遽不能粗申所懷  
仰愧屈臨殆不知所容措尚幸不晚登聞庶獲詳盡燕壽勝  
緣得結高義何慰如之但拙陋不足以形容僅得不虛來命尔  
皇恐皇恐

又

聞風久矣一水獨瞻見之晚系懷可知晚來就况佳適承在

古漢集  
卷三十一  
三

印中未果俟謂來日早望訪及家食容易

又

久不相聞昨日解返尊翁方知已恭告辱手示伏審晚來為  
况佳勝詩闕遂蒙開發老來易得齒軟歎勉  
強少乘其味輒不能謹歸下異時或得擊節緒餘庶幾一齋  
知鼎也出沐可以相見否

與董無求

自夏徂秋統傳行李將歸迎侍朝夕伺問覲得一瞻奉間被  
來報乃審勢地崇峻不容自輟以便所私雖選任為可喜而  
遂阻而叙可勝系吝盛寒日來起居復何似履歷如是無異  
乘長風破萬里浪雖欲少却其可得哉更斬重爰前對異

數新正不果為壽倍深祝詠

又

累年江上相從每見未嘗不歎息久之風骨非塵埃中人而  
留滯許久果茲進擢其慰浣可應只尺論耶尊夫人貴眷既  
到必遂安居京師乍到不無與意參差處半年已後方有况  
頃所備語不然安得一坐十七八年也拙陋平之人復其味  
猶如此况美才朝夕要近數息之來將不可遏則未易先後  
形容荷相知之深惟恨山不高尔太平丁君文學行義之士  
必去相見敢望委曲為應

又

里巷落莫久不脩馳中間思道子椿繼至奉年筆禮重意勤

如漢集 卷三十三 四  
彌佩歲晚尋圖申欽而家私疾病相仍生計漂溺一力酬對  
其能收所裕以究願布之懷邪繼繼不舍我勞如何日來樂  
職奉親履况何似美譽益隆遂將濶步華要為一時之所歎  
艷茶焉何堪劇增欽系

又

比會二公脩承際遇之盛平日固奉期如此屢曾而聞矣然  
自此超特乃其基漸也神和氣秀表裏一如於是自二三地  
位更宜靜以待之近聞脩建合宮之地稀濶盛典至人為妙  
選想已在延辟續當馳慶次

又

比得佳篇欽歎不知其已想今又更超邈資養有來宜其一  
出便在人上也別藁有餘無吝開發為別易久踳躓不獲奉  
問每過北律見壁間字如獲接奉以故懷思不少忘也秋高  
日來起居何似為祿不屑冗瑣古人固以是蹕厲自起取功  
名致高遠奉期非只赤更希加愛俯契勤禱

又

比有去此之期日計瞻悟得以自慰專介忽辱惠書禮數過  
厚感愧無已行筆非復昔日幾自成一家之學矣切幸周旋  
以博不速冗甚恕草

又

久以多事不果通問眷言雅好不忘欽挹間承恩數優異但  
有欣慕而常情所當先者朝夕是懷竟亦速撥其歸行路或



在見亮况疇昔之所蒙者耶庚伏迺日雍容美踐居贈勝初  
路之翼方屢振以乘遠舉故九萬里而圖南將所額不可望  
矣魚鳥間無以自寄其生特於是時借傳聞以投慶慰向風  
罔然揮汗殊不謹肅

又

伏承繼被寵數遂膺簡在是有以致之適茲相值尔欽仰欽  
仰久以多事尋失脩慶悚息都下既久况味不與外方等盛  
年正宜奮勉以席享運况共事皆氣類也非晚果成北去定  
獲歎近大暑未暇周急思企思企

又

諸君倡和詩猶未得披覽不謂衰朽亦在記錄寔為欣幸也

或蒙不鄙得盡餘藁豈非知顧

與何知縣慶長

衰晚流落實門下舊物欽詠超特固知典刑所鍾而參承之  
幸不謂蹉跎以至今日仰佩存錄不獨有慰疇昔而至誠俯  
格似非一報緣中而能致者每一念及未始不愕眙自失求  
其因而不可得必歸於如是也少別共惟尊候起居佳勝  
高才遠器正論自有所歸惟是未即旦暮親依可量傾邇瞻  
望歎席倍深繾綣

又

孤苦孱露強顏世執操二十年遷奉之心窮高素深足重解  
消而生增感歎亦已屢矣不因天假之便寔鍾盛義自得卜

至於就寔殆無一毫髮可憾而旋周委曲多先鄙意而為之地雖已累形遭遇不可忘之誠然興言每及必屑涕滂惶而不已仰惟泉下積累之厚其必有兆於傑敏在其它事固不可易以負荷况大事成就之如此耶歸語家人無問幼賤莫不手加額上嘆歎相勞凡所聞皆謂度越數千百年豈復有斯人也行當刻石以詔不朽執筆可勝系各

逼歲到家即欲遣人脩謝以去此差久一番酬對不容少自輟荏苒稽緩慙悚無已大禮後日有餘暇府政必在遷忍之次雖邦人重惜其去然勢恐不能復借以留審如是則迴避之嫌可以遂寢私淑思眷於是不得而無忘莫近承大馮德

澤所被而遠依小馮陶冶之賜也不勝朝夕致頌之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手簡

與洪覺範

新正伏惟道履增勝世境所期敢伸善頌逼節自太平英事  
歸奉九月中所寄書恭審相府有請復見本來之相遇煩委  
諭固非所堪而致慶常短未免輒乘末軌要之亦是幻中一  
事似可喜也書未得間邂逅入京之便嘗草略布叙竊計發  
封不能無疑尔日來為况復何似自是稍安家居日得通問  
次瞻跋之勤臨紙尤不能已

與明祖印

十年于此款一到山中尚尔踴躍况本分人在焉具可輒自

如夢集 卷三十四  
緩邪以所期於日前猶有其數則妙悟周旋豈人事得而計也每念及之固然不忘其味窮臘氣候將變庶幾春物爛發獲從候蟲時鳥飛鳴跳躍以乘物外之樂前履新正不敢以俗禮自勉伏惟對時受慶

又

不相見動踰數月世蹄間如蜂窠蟻垤擾々自營之不暇維德道高風不忘休詠而隨念有所形容則未嘗不臨紙見奪浩然感歎之不已也歲杪盛寒共惟起居佳勝老境又添一歲輪迴亦是一事安得明空軟大從容霜日以承解脫警策之倍系仰拳々非筆下可究適有田間之行殊愧疎略

又

幼勞之日伏蒙示遺專委經疏壽香時果曲形贊祝哀晚何堪豈足辱記錄之如是至於親寓翰墨展轉資藉祇奉增畏未知何以為稱也感激滋甚或云故事當屈軒從一到州中審然遂得一面為慰書所不能載者當幸披拂以境

又

送石楠人回奉書計已塵浼漸有寒色山中之樂如何伏惟所履佳勝暫過湖州十日為歸期迤邐圖詣左右次逼行草率至愧

又

晚來承紡別忽遽不獲寬論入夜欲再奉倍雨大作跬步亦艱殊悵仰也伏惟起居佳勝來日必不行當幸披展繁昌雲

五寸如到彼小缶分珍歷瘴疾乃一良藥也浼瀆為愧

與資福堂頭

頃蒙專介枉教巨軸累張率皆相期過情之語雖剪為弗類未易為據而欽承勤腆祇佩為愧道場日盛學者至奔走天下而化荼莽為悅率內宮是苟然者邪作禮未涯日劇系詠

又

伏聞一時勝流多會席下同知有以攝受而因緣至此更復何求昔人彫弓旅矢不為有矣渠不諒我欽歎欽歎哀病涉秋稍能扶持但舉未免頽人故作客不無過慮須更少日粗涉安健即因一展奉次時不可失業根奈何

又

麻帝之貺繼枉厚意然亦何用藉手之過又不敢不留皇恐皇恐碑文背軸為奇莊嚴其飾而復修以多本感刻感刻茶匙乃鉢囊舊物亦聞以而未識此則尤為珍惠也

與珪首座

流落窮遠幾聞足音而喜高義昂來已出度外而示出定相不覺汗下從容便膝初不謂所得乃如是之富其為欣幸未易只尺可論別後日期作書因循未逮專介遽至累幅相先細繹眷勤可量銘佩恭審涉憂已來動履清勝裁報稽遲負愧何已想必亮其懈怠也

又

欽承以正坐元本分會中須其人當此位但極尊歎政凡日

夕會聚其樂可涯以主人之賢而諸高德遂同一席下而又  
有一時人物常與往還地當要衝戶外之履填委信心所廣  
是亦垂手方便漸令稍安他行回款

又

日者不問巨浸一葦見臨特意所隆懷德茲重至於超出世  
表寔相期於翰墨中則佛法人事一時俱了春言欣慕十日  
猶恨促別之遽也別來款作書偶將有所適故未暇及尚尔  
踴躍馳情可涯日來體以復何似只尺定將再有周旋之幸  
已否遡風耿

又

落莫弗類缺斃生涯為日復一日事身昂然相顧遂得一

快意於談笑文字之間久無是境界矣其慰怍宜如何哉別  
後有雨雪懸知必屆華藏款園修叙而不及到家在何時斬  
新福地得吾人數君子相與表發天其成就此地將邂逅堪  
起慰人望之溪邗家居為况不佳何時一笑周旋有間頻冀  
流問

又

昨日不堪款然雪中無聊所得亦多矣早來為况何如以病  
作都不曾周旋更俟齒疾稍瘳也少間且過此喫麪比之天  
寧餘似差勝耳一笑睡不着和得張敏叔詩謾錄呈冷金乃  
此紙也未研白者尤佳乃小白者但不精耳少間面奉

與改書記平叙

秋漸涼伏惟起居清勝中間專人至蒙惠書并見寄與少馮  
佳篇感激厚意無任媿服適以失一二十餘歲孫子追念不  
能已正在衰荒中不能為答其後疾病相尋飲食頓減加之  
遂涉暑候奄奄如泉下人亟欲牽強裁叙終不能如意但引  
睇傾懷慙負不暫釋尔計亦有以亮之與世相忘久矣獨得  
於世外諸人不能捨去然倍衆佛事因而體寃歸宿乃是素  
計之覺境界頗孰非一世所習而業報纏繞墮此機穽竟至  
不渡出頭然不出頭間輒時自懺悔作來世解脫之念其於  
妄言綺語游戲所得姑用以排遣豈足為文之何名詩不  
圖流落為作者之所收未如高明即叩作者之域何嘗所願  
望不及端如劉夢得序靈徹詩而錄其經來白馬寺僧到赤  
烏年及青蠅為帛客黃犬附家書之句也未與元白相見時  
得吾友已詳元白來即加詳滋恨未即周旋也要之我輩相  
投固不特見之必有其時得一念常在足以為慰資福日來  
愈盛來者無不贊歎脩建漸完備此亦世間事無足低昂惟  
不易得者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想像斯語今建斯地苟病少  
間擘舟一昔便在目前但不使作謝靈運幸甚

與崇因欽長老

張子偉來意斯人涉雅叢林又久在金陵必能深款妙悟比  
叩之輒云未始相及固已重歎潛德不耀高出流輩竊謂如  
此正宜抑揚末法紹興祖令閑中但自咄々辱來示方審果  
契私念正論所歸詎可回鼓於必以力勝者耶滋畏得之已

晚而不果先事一致鄙勤也雄辨堅力濟之以垂手不倦相  
見會下不異覺城東際真一時盛事也未果修敬香火尤劇  
系詠

又

屏處淹及閱歲初失咨承致先寵問雖重愧不敏而世外高  
風尤及鼓頌久之方克且記疎懶固不可錄心方時往來常  
檢以脫略然慙負眷勤未能遽至忘念也專介被手墨疊  
數幅殆無一字虛設冰雪不渝倍深聳慕大暑敬審日來道  
味增勝只尺未有周旋之期臨筆耿耿

又

到此數與天禧通懇懃心常及藁林疇昔其報甚恚何為輒  
遺吾兄雖不敏之責不可逃然天禧亦當分一半伏讀來示  
栗然汗下金陵佳處想日有勝踐未果杖屨周旋庶幾翰墨  
塵迹時有一笑之地如何如何

又

麻帝新綿御米皆珍物也見遇如此被賜增感乍出世應接  
處多荷煩致厚過寵愧哉愧哉

與天寧誓老

別後累作書纔一奉來既然常聞動靜知山居甚優裕計書  
來不迺如是而拳、所系亦在此也伏審迩來體况休勝老  
境不異平時報緣渠可逃哉姑兀、待盡而已乘興即遂瞻  
叩未間糠粕形容不妨一面之慰



與吉祥聰老

相別又復許日扶病還家至路西奉專人所貺書存問勤懇  
非慈愍故豈能如是伏審起居康勝春事舟車往來正當盛  
時欽承遵化而藏輪聲不少輒亦福慧雙修人事自相應耳  
過節或得瞻奉

與資福慈愛溪禪師

伏承暫歸不得暇奉侍然本求脫離生死於道如是迴本分  
用心也禪師書中亦頗贊歎精進甚善甚善永至又承書遂  
審赫力佳健如聞非晚遊歷更宜子細只是此事何須緊峭  
草鞋若疑情已脫直下便是道場所不易得者師資之地耳  
無由會倍傾系傾系

又

瞻望門地不忘歸向慈光所臨隨處蒙庇秋高伏惟起居佳  
勝欲見未可得障礙自窘颯風增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序

折渭州文集序

師曠之聰離婁之明非得之天則豈能見之於視聽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非得之心則豈能應之於手其用雖不同要之非勉而至者也昔之能文之士亦莫不然司馬相如楊雄之於詞賦司馬遷劉向之於叙事李陵蘓武之於詩是以其所長自得而因其所自得者發之於言耳至於離婁之視不能代師曠之聰輪扁庖丁不能互任其手故能叙事者未必工於詩而善詞賦者未必達於叙事蓋各有所專而其他雖通終不得而勝也諸葛孔明崎嶇戎馬間本以經綸為

事而出師表木藥曲讀之者不得而優劣豈任重邁遠之氣  
開物成務之才不期於言而言自至非若視聽與手與諸能  
文者系於一徧而不可以交舉而相先信矣天下之奇才也  
公生將家便馬善射制勝料敵乃其所事而文詞論議駁  
與古作者並驅爭馳豈非天得而心通之忠義激於中利害  
動於外亦不自知其抑揚頓挫交舉相先而見於筆下耶於  
是知公於前人幾可以無愧矣既以世業遺其子彥野屢立  
戰功蘄然出頭角號名將彥質介之遵公所令篤於藝學妙  
韻而英發落筆即在人上天子得其所為文而欲遂易文階  
天使從天祿石渠之遊殆若王梁造父秣驥子而問途其志  
氣已在萬里外矣公薨介之緝公遺藁得詩若干陰符經頌  
一邊議若干奏議若干摠為若干卷藏於家而以序見屬公  
一時偉人也功在朝廷名在四夷德澤被於所至之地而軍  
民如赤子之慕父復其言皆足以聳動後世不止苟為文詞  
之工而已豈待予言而後傳邪然予屏公知為深竊幸託名  
其傳故不得而辭也

送鄭穎叔入京序

物所聚則為富，而特異則為貴。天地萃和之氣無不在也。  
蓋有所專焉，故四方之產不同；而於其所專則斯可以貴矣。  
於其貴又聚而為富，則纔一二數而於其所富之品卓然絕  
出者，惟信一州爾。於一州又有所產之地，為貴溪是也。凡產  
於其地者，金銀水晶空青石碌怪奇偉麗之物，是皆得而用

之雖貴則富苟為所用則尚安得而貴哉惟能用其貴然後  
為不曰其人歟予私疑夫明天子在上闢三舍教養天下士  
舉三代之墜典而嗣成先志而歲貢特信未有以異於他州  
豈其怪竒偉麗之物勝而有以掩之邪蓋怪竒偉麗之物天  
融地結非一朝夕而成况人也哉亦必待時而後出是不獨  
貴其富抑亦貴其貴也予得罪居太平既歸道金陵樂其江  
山風物而不能去因家焉間以事來太平久之遂有生遊死  
葬之意解后貴溪鄭君穎叔為州學教授時得一接語則魁  
然若不可得而同淵然若不可而測既徙家焉乃得屢從之  
游而予所舍適在天寧寺側穎叔投閑多過其地予得從容  
襲之則前所謂不可者非難同也蓋有所觀也焉非難測也

蓋有所擇焉觀與擇予固不足以當之而似自以見委之重  
則予私淑諸人而夷攷之則高明疏通練達而不苟殆非規  
、於尺寸錙銖之近者已而訪其在事之詳則強者下之弱  
者振之程校低昂如權衡之於輕重不踰繩墨而學者得肆  
其才隨所區別而條制舉適其用上能承教養之義下能合  
同異之衆信乎能用其貴而貴其所貴者也夫貴其所貴矣  
其於人也孰禦焉比受代將如京師方明天子網羅俊傑極  
天下之選而布之周行穎叔之貴必有識而薦之於上者予  
獨慮予所私淑與夷攷之而信者或未盡知故於其行序而  
申之以告夫識之者以備顧問所及

張覺夫字序

自形之下者言之高者必曰山深者必曰海謂山高幾尺海深幾丈則未免於一計要之終不出於度量則捨尺與丈何適乎至於錙銖毫髮不差則妄矣山果高幾尺海果深幾丈耶惟古人真積力久推其自得之學以就聖人之事業則未始不若合符聖人之事固不可以形論則終見之於形者以其器耳以形而論如山之高海之深猶謂之億計而聖人之事業乃如是、器不可以易也今夫曲直長短圓方大小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左右上下惟吾所命此器之不易者渠不信哉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予天民之先覺也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其器也方夏德之衰桀之不道人知其必亡猶

就之就之而不售則去而之湯比五就而卒為湯所用何哉非不知桀之不足與有為也猶幸吾君之或能用我桀乃湯也湯非不知伊尹也亦五就而後用君子未嘗不謹未嘗不待時而後動知伊尹之必能相予吊武伐罪亦必至於五而後用既用矣蓋有所待也其後果成有一德克享天心遂濟其美以成其事業則其自任之重得不謂之若合符節耶非獨伊尹也凡學者莫不由此故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堯舜禹湯文武汲、仲尼皇、其已久矣學之為王者事不得謂之學零陵張君仲先字覺夫以其名分其字於余、以是告之覺夫明爽高秀雖在場屋而不專為屋之學旁探密取自殖物而名之將種、皆入吾用而後已家世以文章行義

表見士大夫間零陵之張海外率知之而覺夫乃資其天得  
以負荷家之傳故擴而達之以見於事業則失名之所因字  
之所訓其可得而已耶苟不已矣則伊尹之志其遠哉勉之  
余將拭目以俟崇寧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姑溪居士序

夾山語錄序

以如是因得如是果作如是見說如是法不離當處而盡未  
來際由無始有以至遍周沙界然皆本於如是然雖如是有  
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又况一問一答提唱展演若偈若頌者  
哉夾山長老既以如是來復以如是去又以是而再住為日  
既久隨時是現因物流布門人緝之以為後錄乃相謀曰我  
師之道既已行矣其說不可以不廣遂命工鏤板將使在、

處、皆得而有之鑽龜打瓦固知是成佛作祖也於是或曰  
隨緣應感靡不周何假此而後廣耶曰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皆非所以見夾山也然則夾山何從而見耶如是、

祥瑛上人字序

古之人所以自尊重其所字者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  
字相上下而始終昔邾婁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偃父解者  
謂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談故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  
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是以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祥瑛上人欲更其字数  
以名來請告之曰許慎云瑛光瑩玉色也夫充實之謂美瑛  
則美之盡也推此則瑛乃瓊之精其光瑩特可見矣宜字之

曰瑩中瑩中上人少啓禪關得佛三昧異日高提祖印特未  
可量也然其心地真淨明妙虛徹靈通揮然而瑩于中又豈  
能掩之哉庶幾不失其責者欤戊戌三月六日姑溪老農書

送戴道人序并詩

戴道人金陵富家、破得命術與常所論者不同學士大夫  
多從授其術者所論不差毫髮奉祖母由廬山涉江州南康  
軍蓋湖縣久之凡沿江諸名士待之如朋友一口稱羨長且  
譽其為人過太平予一見知其不凡已而稱譽繼至予所不  
自知者壽而晚日可期固不足問又無志思以同授者然心  
寔愛之眷、不款其去既告别輒作詩送之并示其所向所  
負如此而汨沒於窮荒以老良可惜也政和二年二月二十

日姑溪老人

詩

懶將身世問窮通邂逅僧軒一席同已歎故家如墜葉可堪  
白髮共飄蓬冥搜固出能言外妙用都歸指掌中只赤京師  
莫辭遠有雲何患不乘風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記

分寧縣廳雙松道院記

分寧治洪之西南詎州城四百餘里四達皆山縣居衆山間  
自為一樂國山刻露峭拔溪流回環可鑿毫髮繫竹木富茶  
紙密蠟人力田不外求以足尚氣一不相下父子兄弟至不  
相容知刑名書頗善訟多能文之士以之名世者接武而出  
然仕不大顯士大夫論議間喜為稱道而於其風俗則終有  
為以故知為縣者尤難其人非才且明篤於自信而不為勢  
力之所回斂則未易居也吾友金陵李道甫調官吏部觀是  
闕榜於部之門而凡可以應格者立榜下睥睨而不敢占道



甫問所以然皆能道其詳而相頷歎息曰非不欲也三年其  
得一日安乎道甫咲曰為政在人耳遂躡其前而占之未出  
人已望風懷服父老相語曰為吾邦者多逡巡而不敢就其  
風聲何至是耶是令不徇於傳聞而來必高議敏用無所牽  
制我曹得以是流傳之非而因可以破他日來者之感也道  
甫既到父老漫相語曰吾令果如是計一語之出奔走趨承  
之不暇一令之下家至戶到肅如風雨久之道甫亦知其  
安吾之改而信其風俗有時而可易也居數日訢牒無干之  
七八案牘簿書如質物之挿架文移報應如水之赴壑輸委  
追炤不失所期訟達笈可張雀羅吏舍與僧舍無異道甫曰  
是豈易得者可無以自文其遇而慰吾之所不感而來欤

足以為後日歌來者之信也乃闢其東伐雜木數百株得地  
十餘畝因二古松而為道院鑿池種蓮環小洲作亭其上度  
以飛橋臨為軒對軒為樓面樓為堂依堂為齋以八皆抱兩  
廊樓前之松半分以上聳堂前之松樛曲下蔽如偃蓋疏泉注  
齋前絡石嘈雜聲若鳴琴又得山谷老人舊所書琴堂揭於  
樓下即之以治事種蘭菊蒼蒲山茶數物已既成一方之勝  
遂無以加而道甫日讀書賦詩治筆研以延其勝間與僚友  
賓客醉笑其中又收其餘日與絕學二三友談出世事書來  
歷叙本末且屬予為之記會大熱踰伏數椽地僅有出入息  
爇書超然如濯清風飲冰雪不覺揮兩翼而到其處也園有  
以報之而詞藻振麗殆不容間一語姑借之為用耳後之來

者可不信乎苟得予文亦不待既到而後信與雖不識道甫固已得其為人也

吳思道藏海齋記

昔之隱者有大隱有中隱有小隱而大隱則不離朝市蓋隱者非為崑居穴處與猿鳥居麋鹿遊然後為隱也利害不怵於中紛華不投於外謂我為牛則與之為牛謂我為馬則與之為馬隨所遇而安因所得而勝惟我之疎密而忘彼之厚薄至於峩冠垂綬從容廉陛之間可進否退密勿君臣之際而綽然有餘裕夫是之謂能隱余以是泛覲於世而知隱者之為難也東坡老人云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信矣其能知隱者嘗試言之隱無不可也能定則能隱矣苟

或未定則巖居穴處居猿鳥而遊麋鹿亦不得而隱故知是之隱則知朝市之隱知朝市之隱則無所不為隱要之固有漸焉既能藏則能覺既能覺則能定能定則能隱以都城之浩穰而寄一身之微眇初固以是而藏既藏矣觸境可覺既覺矣則能定久之自然而隱矣惟其處之久而後知其然則東坡之語迺吾師也吾友吳思道寓都累年其職事在祕殿其所聞見皆一時盛事乃於所舍名之曰藏海卓哉能師東坡之語而知朝市之隱也余與思道游久矣一日謁告歸余察其顏色觀其詞氣迥不類處巖近而寓繁會者一日舉而足則豈特隱而已乎憑凌八極超出三界不離坐而照了一切矣余嘗謂東坡乃佛菩薩位中來以所示見而寓報緣接

物利生期於成等正覺思道以文章節義名之時終日翰墨  
議論間未嘗輒間斷而又所記乃如是非東坡一會中來詎  
能爾耶政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姑溪老農李子儀記

善應軒記

善應軒金陵成君德餘之藥肆也凡新陳若良對病而予而  
戶外之履常滿無戚踈無高下來者以必能取效見責而望  
傾東南其先人王荆公以名聞遂官太醫嘗手寫所藏得用  
方界之德餘先從進士踐場屋遊庠序晚乃世其家以所得  
于義理從容出入雖名者未易先後也偶過堂塗適與余相  
握手傾蓋懽若平生自是往還無毫髮間斷薰然懿好殆將  
卒歲不踰固非藝術為歸宿者也崇寧五腊冬余將遊吳越

道金陵德餘朝夕相從間留宿軟語細繹性之達旦於是渠  
可斯須忘邪臨分目其略十月十九日

炤默堂記

炤默堂靈源老人之所居也老人以三摩鉢提會一切種智  
調御諸有緣而為一方大導師退黃龍祖席而居是堂山谷  
老人名之曰炤默雖燕坐不動而來學者至奔走天下老人  
不以其退自嚴而開道誘掖惟恐其器之不成堂在黃龍昔  
所住院之去縣一百四十里險涉峻陟而後能到來學者非  
一意老人則未易命屨也吾友金陵李道甫為分寧令既到  
問道人之居而將致禮雜然進曰道幾絕前為令者往之不  
到道甫不顧既見老人問訊相勞苦已而眷之不欲捨去曰

吾願見老人久矣今適在吾治境中乃不得朝夕咨叩真自棄也且來學者間闕而往則曷若使平易而得之是亦方便也又况一方之所依止而得香火相尋于禮訊乎會雲巖道場一新即其後創為退居院而咨于老人而請遷焉老人察其誠至矣又謂接物利生患在不廣惟便且近而後可廣遂許其遷而昭默之榜因隨以揭于是邦人稽首贊歎歸德于令君而來學者相與致其福惠之祝也雖然道無不在也默則文殊師利不能措一詞昭則為八萬四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倡予得老人于惠林佛陀禪師會中所得則画像佛陀為予誦老人至不容口耳後欲見而不可得敢問老人居是堂昭即是默即是離四方絕百非請致一答庶幾為異日

### 相見之地

#### 重脩雲巖壽寧禪院記

雲巖壽寧禪院在分寧縣東據鳳皇山修水流其前背山臨流真一方歸向之地而大善知識行道之區也院廢不治雖在事者時因禱祈而至然香火不繼亦莫之卹縣人謀曰苟不得所主院將終廢乎乃謀于上得今黃龍悟新禪師主之既到慨然有志于興葺始作轉輸經藏成之甚艱而新之志愈勵藏成新遷遷而席事亦斷續已而通直郎金陵李君來知縣事既入院問其所以興廢本末而歎曰是在事者之過也豈有為國焚脩為民植福為衆化導而官不曉諭獎勵而能成者乎聞者踴躍相告曰吾令君之語如此我輩其可緩

邪輪財獻工肩相摩足相攝君乃命蜀僧天游董之游本儒  
者又富家子有才智尤敏于是學遷就更易凡所以崇奉提  
唱安集館待庖厨儲待之所莫不完具而無一椽一甍之舊  
又收其餘隨景所聚而迎致之以寄游息既成君曰非本分  
人不可分付于是因衆所願請今長老德逢以承所付逢又  
邀其所厚守宜為之佐佑二人者妙悟固相期而資藉細繹  
互能表發又於其後作靈源方丈自黃龍惟清禪師居之故  
來學者至無挂搭之次縣人又曰微吾令君不能主茲事非  
二三善知識不能相與維持苟無以記之則四方無聞來者  
何以取信殆將委諸草莽矣乃請于君遣使至太平求予文  
以為記予以謂天下無難事願力行如何耳謀之而不能行

行之而不能至與不謀等我友黃庭堅魯直其里人也於此  
因緣尤所寘力初勸成轉輸藏而為之記叙置固已詳盡是  
緣新禪師一則語耳曾不知後來俊功偉績展行振起如是  
豈非默有所託而寔待于今日耶君子魯直則氣類也靈源  
興逢宜二者皆其平昔所先後者不獨一新壯觀為不易得  
是亦成我魯直之素也興工于大觀四年冬而落成于政和  
二年夏院始于唐不知其歲月與所因其賜額則

本朝太宗皇帝誕聖節名也當在其時李君名孝遵字道甫  
軒闢磊落可人也能學魯直之殯而葬于其先隴之側又能  
周旋諸老以究竟一時極則之事是皆可書其位置之適其  
宜恭次之應其序名實不爽而奢儉得中非到其地則不能

知要之因人而推之固不得見而已可信也成之年七月二十一日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記

穎昌府崇寧萬壽寺元賜天寧萬壽教賜改作十方住持黃牒刻石記

上即位初有司請以十月十日為天寧節是年穎昌府奏乞以保壽院為十方住持仍乞以天寧萬壽禪院為額招徠四方學者以其焚修上祀新天子千萬歲壽壽報可復相與謀曰我君以調御身應緣示現為諸有情作大饒益非其大威德步之踏佛階梯在之處之依佛行道而蒙覆退藏如杜口于毗耶如待時于內院其出也不遺餘力以振起萬目融通一切種智同底于無上正因者不足以主

之皆曰南方有號普覺大師道和者此其人也或曰彼方  
蔭嘉木濯清泉金碧相輝芬馥翳蒼亭天酥陀味印燦迦  
羅眼與諸上善人同會一處而直曲指迷自為津梁是安  
得而致哉曰是不知普覺者也既已為大事因緣而出現  
而受如來甚深付屬固當以古人冢間林下巡門行乞之  
心而控土成金變濁惡惡而清涼使諸隨喜成等正覺豈有  
不可致者我遂遣使其叢林儀物走二千八百里即杭州  
臨安之徑山于第一座下申致迎請果符正念臨福一方  
比致都人跼肩累足夾道如香山霧氤氳花雜出歡呼  
贊歎曰見未嘗有入院陞潮音一振百怪頓息昔之謗者  
悔罪笑者草心疑者釋情信者加力若齊若弼允可以供

者恨得次之晚耻在人之后奔走遠近殆無虛日其輪至  
肩摩而轂擊其委至露積而不垣其盛至無地可以容然  
棟宇庫隨舍次無序莫不病之竊相謂曰我師去彼即此  
何啻霄壤之異無乃不堪其居耶師聞而笑曰汝等以何  
事而致我以何道而待我既以不可思議如上所說之念  
而來我以不退轉屹然山岳之心而以是相契復何彼此  
霄壤之異哉我願與汝等歷阿僧祇劫日進日勵阿僧祇  
劫有限願與汝等盡未來際長居此地同轉大法輪同建  
大法幢此地有盡此願不窮既聞此語皆曰禪師之願是  
我等所興隆莊嚴上祝我君聖壽之意也顧所謂千萬者  
可謂而強名耶我等願以師之言以報我君願我君如師

之言是為我等以止既皆信受奉行以期必至即以所賜  
勅語黃牒刻之石而謂臣與聞師言目覩斯事乃屬筆于  
臣使系而記之蓋所以達師之願而記來者之歸向也臣  
方應其所屬會臣南遷遂不果書而亦竟未刻石後三年  
詔京畿諸州軍監皆建崇寧萬壽禪寺聽因舊為新遂改  
就今額久之普覺以一方所化為上所知特加號祖照禪  
師已而移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其都人曰師則去矣我  
之念無時而忘因追借所欲記而未畢刻石者走奔江上  
以書見徵曰子昔許我矣不可以不踐言師雖改席其化  
如師在也臣報之曰雖所不在者師之道也無時可書者  
師之願也尚何待臣言而後傳耶曰都人之意也乃為之

書姑溪居士李之儀記

代人作褒禪捨田記

崇寧二年滎陽鄭公出守和州記到訪境內名山勝跡叅  
苗徑載得褒禪田定明禪師而名其山因得師顯異報應  
福臨一方之跡為詳乃曰我為是州所以承宣牧養之責  
寔與師均而又吾被遇主上入陪法從出備守臣推吾及  
物之志夙夜不懈是則為不愧所遇知任其責而上報于  
我君矣于是以師之狀請于朝廷願以上之誕聖節名冠  
其院額而歲度一僧以斷香火守報可公又曰此特朝廷  
加被于師而寵飾之恩爾于我之則未有所及即以私義  
付院僧命買田歲收其所得之利以嚴供施日于師塔前



點長明燈一盞日齋一僧以其僧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有  
餘則為塔下修葺之費與夫度僧之助院僧既奉命則書  
公命以審于公而請其所願公親書點長明燈之因曰願  
無盡法無盡燈亦無盡書齋僧誦經之因曰願一切含生  
離苦得樂異時院僧謂公之客某人曰公所施所命所願  
既有其目固足以永藏吾小嗣守而相勉矣然默之傳有  
時而盡不若刻之石庶與吾山共垂不朽能為我記之已  
否其常為公之屬官辱公知為厚而又家于是邦目擊盛  
事其可辭也耶田有頃畝有界至歲有數收之數其奉命  
始有其人皆其載于碑之陰公去和自翰林學士金紫光  
入為同知樞密院事遂知院事今為觀文殿學士金紫光

祿大夫兼侍讀中太乙官使其黼黻斯文羽儀聖世名在  
夷狄德在生靈施設固未艾而報施所享亦未易可量也  
政和二年十月二日謹記

天禧寺新建法堂記

事正則能立位正則能安人正則能舉事與位相須而惟  
其人之正然後能舉之而正耳此物理之常而苟不如是  
則未有能成之者故正者本也本正則無不正矣造物者  
以是付之人而人由之以應于世蓋自然之理也江寧府  
天禧寺及長干道場舊葬釋迦真身舍利後寺廢至南唐  
時為營廬舍雜比汗穢蹂踐無復伽藍緒餘國初營廢鞠  
為藪莽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迹并

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為寺政即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  
聖感舍利寶塔至天禧中又賜今額寺拘山水形勢坐乙  
向辛以越王台為案塔之后地勢傾下政失於迂就不能  
培築相因始以北廊造院為安僧之地雖規摹僅足而狹  
陋劣能庇風雨事既不正位亦不安以故事不復振元將  
符二年知府事溫陵呂公升卿曰是一大叢林特主之未  
得其人耳遂請于朝廷改十方住持既報可即迎致大導  
師永公為初祖永法雲圓通禪師高第緣契都城大作佛  
事名震四方朝廷賜方袍加號慧嚴受請入寺受請入寺  
顧瞻嘆息曰真福地也所以不振者正坐不正耳乃於塔  
後塔築福增疊凡下而上積二丈三尺深入四十尺橫亘

二十丈將建法堂次第以正其位已而信士南昌魏德寶  
同其妻王氏見而喜曰如此更易方見形勝慧嚴因道歷  
其詳而德寶顧其妻曰此地不植福更將何之獨許作堂  
且曰不計其資惟成是務慧嚴即鳩材庀工未幾堂成高  
明靜深萬象俱發宏麗雄特為一方叢林之冠俯視疇昔  
無異蕞覆破閣如出雲霄之外凡甃甃髹繪揔用錢五百  
萬慧嚴又建寢堂方丈盡所增之深資藉締構又建僧堂  
厨庫移經藏于故院隨向展衍各適其正煥然一新直一  
大叢林矣異時德寶再至踴躍稱贊曰非師正眼照徹道  
力超異則不能有舉非我信間經始則衆緣何從而應遂  
請僧衆轉大藏經修水陸齋落成其事又曰叢林既新將

不下五六百衆其將何以脩齋粥慧嚴曰子于此地信有緣而我與子殆非今日相遇者僅知齋粥必繼則功德圓滿亦在子耳德寶曰請為師買田產買蘆場收其所入之利以繼之慧嚴曰子果有是願我將為子記之以信不朽乃遣其徒道之走太平屬余為之記余從慧嚴遊久矣又始終親觀其事當抑揚表裏以移其甚盛之舉而余老且病文思衰耗故直書以報之自餘興廢本末則有塔記存焉茲得以略政和六年九月十五日趙郡李儀記

張氏壁記

崇寧四年立春日會德夫西軒風回氣煖日轉窓明竹影動搖梅花凌轢德夫燒御香覺夫點團茶聽美成彈履霜

操相顧超然似非人間昔有病其貌寢者常邑；不自得一日有異人過門物色久之云子得無有所求歟病者遽諸以實異人出一瓢如指大命病者開口注之問其何所覺對曰冥；不自知矣異人以刀支解徐収其骨肉若捏塑然既就諦視乃一美丈夫矣忽叩齒數下嚙之頓醒索異人不復見歸語家人皆迸走久方信而駭之余嘗陋此說誕甚今輒於美成信為不誣嗚呼易聽而彈適在今日雖美成亦不得而知矣異時洞戶旁書障畔切忌當頭會者十人姑溪老農記



